

儒家思想与当代西方价值观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当代西方价值观？



倪培民主讲《儒家思想与当代西方价值观》

(李瑶瑶 摄)

主讲人名片

倪培民 天一阁范氏后裔，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教授。1954年出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获哲学硕士后被推荐赴美深造，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教学以及东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和交流。著有《论孔子》《笔墨哲思游》等中英文著作，曾任夏威夷大学及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会长等，是纽约全球学术出版社《中外比较哲学丛书》主编。

顾玮 郑薇薇 整理

很高兴回到家乡来。我是1985年去美国留学的，当时从复旦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我研究的是西方哲学。那时候，很多年轻人有同样的想法，觉得我们中国落后了，需要向西方学习，哲学又是各个方面的根子，我们应该更多去了解西方，向西方学习一些先进的观念、思想。所以，抱着这么一种心态，我选了西方哲学专业。后来进一步深造，到美国康州大学读了博士，主攻的也是西方哲学。读博期间，导师问，系里面给你全额奖学金，能不能替系里的本科生开一门中国哲学课？

这对我来说是个挑战，但是我很愉快地接受了，认真地做了准备。当然，我以前学过中国哲学，可是，在读了多年的西方哲学以后，再回头去读中国古典的东西，发现感觉完全不一样了，看到了许多以前没有看到的东

西。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逐步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东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这一搞就是30多年，有不少体会。儒家思想跟当代西方价值观的关系，很值得梳理。回顾19世纪以来，人们对西方价值观，有过各种不同的态度：一个是最初的全盘否定西方的

态度。认为中国是文明古国，西方是蛮夷，也许西方在技巧方面比如说做个钟、做个枪炮，比我们强一点，但是，从文明角度来

说，我们中华民族当然是最具文明的国度。

但是，接下来的历史我们都知道，那就是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欺

辱。在这种情况下，又出现了一种全盘接受西方价值观的态度，反过来把自己老祖宗的东西否定得一干二净，把种种黑暗归结到儒家思想

这个传统当中去，那时有不少人想要全盘接受西方价值观来拯救中国。

第三种态度，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持此论者希望还是保持中国本身的“体”，只不过把西方的科学等有用的东西拿来为我们所用。但是这个方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没有成功。

还有一种态度，我把它叫做“也有主义”，实际上是前面全盘否定西方价值观的“变种”。就是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以后，发现其实我们老祖宗的思想体系早已有的。

还有一种就是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几代儒家研究者所持的中西方应互相借鉴、互为挑战、互为补充的态度。包括我自己在内就一直做着这方面的工作。

中西方思想碰撞以后，看看哪些东西是可以从西方价值观里借鉴的，哪些方面又是中国儒家思想能够给西方价值观做出补充的。

今天，我在这里主要讲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哪些内容，可以给西方主要价值观做出补充。因为，我发现，今天的人们尤其有不少年轻人，妄自菲薄。当然过去我自己也有这种倾向，但是这么长的路走过来，发现我们中国人应该提高文化自信，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当中的好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好声音

——我们中国人应该提高文化自信，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当中的好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是知道自己该怎么行为的人，这是一种更高级、积极的自由。我把它叫作修养而成的自发性。

——我们要防止亦步亦趋地采用西方视角去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要以建设性的眼光，充分吸收和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同时结合现代的生活方式、现代的具体情况，对它进行创造性地改造，使它在今天发挥新的作用。

我就中西方主要的价值观，做一些简单的分析和介绍。

一个是“自由”。自由是当代西方的核心价值之一，美国标榜自己是自由社会，是自由世界的领袖。而近代以来，对儒家思想的批判，集中的一点是说儒家限制、束缚个人自由。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不是这样？

西方所崇尚的自由，在学术上是一种消极的自由。所谓消极自由就是个人不受外来干涉，让我自己选择来干什么。举个例子，好比下棋，对面这个人是个高手，而你是新手。理论上说你们两个有着同样的自由。但是仔细一想，谁更自由？当然是那个高手更自由。

而儒家所追求的自由，就像孔子说的，他到70岁进入了一种境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这是什么境界？就是自由的境界。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是知道自己该怎么行为的人，这是一种更高级、积极的自由。我把它叫作修养而成的自发性。

再来看看“法制”。我们经常说西方是法制社会。儒家思想不太讲法制，儒家讲的是礼制，礼节的礼。如果你用法律治理一个社会的话，老百姓会听你的，因为害怕受到惩罚。但是用道德、礼节、礼仪去引导百姓的话，老百姓不太会守规矩。一般人据此认为，儒家提倡礼制不提倡法制，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片面的。

儒家想用德和礼来治理这个社会，这是最高的境界，但不等于说，儒家就排斥法制的必要性。《论语》当中就有一句话“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说明儒家觉得法制还是需要的，只不过不能完全凭借法制治理一个社会。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西方社会譬如美国，律师远远多于工程师的数量，动不动打官司。

接下来关于“民主”。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跟民主的观念是不是相冲突？有的认为二者犹如水火不相容；有的认为像水和油的关系一

样，可以共处，但是没法融合在一起；也有人认为，这两者实际上是可以相互结合的，而且西方的民主概念，如果没有儒家思想的补充，是不完整的。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儒家的典籍里面，有着生发出民主观念的基础。比如孔子讲“有教无类”，这在古代是非常先进的一种思想，也是非常民主的思想，它不歧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孟子》里面甚至说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儒家这些概念跟当代民主观念完全没有冲突。

何况，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不完美。清华大学有一个研究政治哲学的加拿大学者，他在书中提到：美国这个国家，让选民投票选出自己的领导人，领导人为选民负责，听上去很好。但是，因为它的领导人，是能影响全世界的，影响到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很多人的命运。这样的民主制度下，很难使美国的领导人为全世界的人负责，是不是？

最后我想讲，我们要防止亦步亦趋地采用西方视角去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要以建设性的眼光，充分吸收和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同时结合现代的生活方式、现代的具体情况，对它进行创造性地改造，使它在今天发挥新的作用。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国学堂讲座，有删节)

几个关键词解读中西方价值观

被互联网改变的文学

主讲人名片

徐则臣 作家，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耶路撒冷》《午夜之门》《夜火车》《跑步穿过中关村》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德、英、日、韩、意、蒙、荷、俄、西等多种语言。《如果大雪封门》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耶路撒冷》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十部提名作品，被评为《亚洲周刊》2014年度十大中文小说”第一名、“搜狐·中国文艺全球推介·年度小说”和“新浪读书年度十大好书”。

顾玮 章笑笑 整理

这个时代的“曹雪芹”什么样？

我跟大家说“小说”这两个词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有一个模糊的印象，觉得小说就应该是那样子。但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的概念、小说的概念和故事的概念是在一点一点发生变化的，这个变化可能慢到我们自己都没意识到，或者已经慢到了我们不愿意去承认。

比如在卡夫卡的时代，大家习惯的是巴尔扎克、雨果和托尔斯泰这样一些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家。我们习惯接受的小说是像巴尔扎克写伏盖公寓一样，上来先把公寓360度没有死角地给你讲一遍。如果要描述一个人，作者也会先介绍这个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的背景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只有抓到这些有效信息以

后，读者才觉得这个人物是成立的。

但是，卡夫卡不这样做。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上来第一句是说一天早上，格里高尔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没有任何的伏笔和过渡。而传统读者对小说的期待是，你要告诉我为什么他能变成一只甲虫？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就变成甲虫了？他变成甲虫的艰难过程是什么？

卡夫卡的甲虫，是对我们的审美习惯、阅读趣味的一种冒犯，我们会说这不是文学。所以，卡夫卡在很长时间内是不被大家接受的。

从这个例子，我想说的是，

我们需要开放一点，宽容一点，超前一点，体贴一点，跟着我们的作家一起去探讨、寻找、拓宽文学的边界，寻找可能性。从这也可以看出来，文学的确是在发展，我们要换一个眼光看文学。

如果文学依然是人对这个世界的反映、人对世界观的反映的话，那么，今天世界发生着变化，文学会不会相应发生变化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两点先跟大家交流一下：

第一，所有对中国文学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样一个说法。我们现在完全接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我们也能理解，一个时代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文学要形成相应的变化。但是，如果你处在唐朝



徐则臣(中)与听众互动交流

(孙兢喆 摄)

向宋朝转变的节骨眼上，你是身处其中的一分子，你很可能说，我们的诗发展得如此之好，为什么要变成词呢？

今天，时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如果出现一种新的文学，或者对既有的文学观念加以突破，你愿意接受吗？我觉得未必。我们的审美，有惯性还有惰性，一种新的范式的出现，对我们既有的审美是一种冒犯，会让我们很不舒服。

第二，很多人会抱怨说，这是一个浩浩荡荡变革的大时代，怎么就出现不了经典作品呢？怎么就出现不了大师呢？你看，我们这个时

代，没有曹雪芹，没有托尔斯泰，没有鲁迅。真没有吗？我不相信。因为，19世纪的俄罗斯也在抱怨，说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为什么没有歌德、但丁、荷马呢？后来发现，那个时代是有大师的，只不过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

今天，我们的曹雪芹、托尔斯泰，是什么样子的？我现在不知道。但50年、100年以后，历史会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很多大师，大师是谁，大师的作品叫什么。

因为，一个时代的大师，必须跟他这个时代相匹配，相契合。

在一个透明的世界里，如何写小说？

好声音

——今天，时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如果出现一种新的文学，或者对既有的文学观念加以突破，你愿意接受吗？我觉得未必。我们的审美，有惯性还有惰性，一种新的范式的出现，对我们既有的审美是一种冒犯，会让我们很不舒服。

——生活变得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同质化的时候，应该如何写小说？文学作品是建立在陌生感的基础上的。

网络上传一个段子，说三个苹果改变人类：第一个是亚当、夏娃的苹果。第二个是牛顿的苹果。第三个就是乔布斯的“苹果”，它几乎在瞬间改变了人类社会。

认真考察一下自己的日常生活，到底互联网带给我们多大的影响。

我想对于80、90、00后出生的孩子来说，他们觉得有网络的生活是天经地义、与生俱来的，他们觉得世界就应该这样。但问问父辈、祖父辈，他们在这个年龄时，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生活变得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同质化的时候，应该如何写小说？文学作品是建立在陌生感的基础上的。什么叫陌生感？就是你看小说，肯定想看到你没见到的，或者你过去虽见到但是没有写得这么好的东西。这个陌生感包括故事的陌生感、艺术的陌生感，还有思想上的陌生感。陌生感是建立在这个世界还有死角的基础上的。

然而，今天的世界是透明的。譬如前几年一直沸沸扬扬的马航事件，一会儿说被外星人绑

架了，一会儿说是黑洞吸进去了，一会儿说给恐怖分子劫机了，一会儿说坠海了，各种说法都有。

大家再回头对比一下泰坦尼克号事件。几乎每个人能把泰坦尼克号当年触冰山沉没的过程给陈述出来：一艘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邮轮出海了，带着一帮世界上最有钱的人，还有艺术家，当然还有疯子。船撞在冰山上沉没了，救活了一部分人，但更多的人死了。这就是整个沉船事件。

但是如果泰坦尼克号出海的时候，每个人带着一部手机，都能上

网，都可以发微信、发微博……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判断去陈述这个事件。那么，如果让今天的作家来写这样一个泰坦尼克号事件，你会发现10个作家写了10个样，即使你要求每个作家无限逼近真相，每个人写出来的还是不一样的。我说的不一样不是修辞表达的不一样，是事实真相的不一样。

为什么？因为当初的泰坦尼克号事件没有那么多信息来源、信息渠道，我们只能认可一种真相。但是如果今天的作家写马航事件（我觉得肯定会有人写），肯定写得都不一样，因为它流出的信息太多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我们有足够多的信息来源，但同时信息也扰乱了我们，给我们制造了巨大的麻烦。

一个作家盯着一件事情看的时候，他才能把这个事情看得极其仔细，把它给看透。譬如托尔斯泰，只要他站得高，看得远，他可以把整个19世纪的俄罗斯全部看明白。而今天我们搞不清楚的原因，是因为面对着这么多的信息，所有复杂摆在你面前，你无可回避。

作为作家，你能最先感受到这个时代发生的变化，并且通过你的艺术感受力和表达能力，把这种感受呈现到文学作品里吗？作为读者，你又能不能跟着今天的“卡夫卡”们一起去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寻找跟这个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相匹配的一种文学样式？

(讲演内容来自宁波市图书馆“天一讲堂”，有删节)